



# 垂钓之乐

□ 王殿希

晨曦微露时赴水岸，晚霞漫天时伴渔归。一根鱼竿，一缕丝线，一尾游鱼，便撑起了独属于垂钓者的浪漫天地。钓鱼从不是单纯的捕猎与收获，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，一次与内心的和解，在浮漂起落间，既藏着山野闲趣，又饱含人生哲思。垂钓者独坐山水之间，以最温柔的方式，让身心归于宁静，让灵魂拥抱自由。

垂钓之趣，古已有之。姜太公渭水垂钓，直钩无饵，钓的不是鱼，是天下格局与明主相知；张志和披蓑笠、穿蓑衣，于烟波浩渺间吟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钓的是闲云野鹤的自在，是山水相融的恬淡；柳宗元独钓寒江雪，钓的是孤高品格与文人坚守，钓的是遗世独立的风骨，是不随波逐流的澄澈。古代文人墨客，钓的是清风明月，是内心的宁静超脱，是特有的人生境界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钓鱼，爱上这份临水而栖的闲适。它不再是小众的爱好，而是大众治愈精神内耗的良方，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。江河湖畔的

垂钓者，钓的是寄情山水的雅趣，钓的是烟火日常与岁月安然，更是养心明志的修行。他们不仅在追逐鱼讯，更是在追寻生活的诗意，在一竿一线间，收获自在，寻得身心的平衡。

垂钓，是独处的浪漫诗意。远离城市的喧嚣纷扰，抛开工作的琐碎压力，置身于山水之间，看碧波荡漾，观岸芷汀兰，世间繁杂都被水波隔绝。这一刻，无需迎合他人，不必追赶节奏，只与自然相伴，与自己对话，在安静的等待中，让浮躁的心慢慢沉淀，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垂钓，是期待与惊喜的交织。浮漂静静悬浮于水面，是无声的等待，也是温柔的期盼。那一点微小的下沉、顿口，都牵动着心弦，提竿上钩的瞬间，力道从鱼线传来，遛鱼时的博弈拉扯，是心跳加速的快乐。即便久无鱼讯，看水面涟漪、落日余晖，听虫鸣蛙叫，也自有一番闲趣，这份未知的期待，本就是最动人的乐趣。

垂钓之中，更藏着通透的人生哲思。悠悠垂纶间，我们学会

了耐心与沉淀，学会了看淡得失。鱼不会因心急而来，机会不会因焦躁而至，就像人生，所有美好都需要等待。沉下心来，不急不躁，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渔获有大有小，有满有空，正如人生有得有失，有起有落。不必为一时的落空沮丧，也不必为片刻的收获骄矜，享受过程，接纳结果，得失随缘，方能自在从容。

垂钓之道，亦是处世之理——不涸泽而渔，不贪得无厌。手执钓竿，心有分寸，我们更应该学会敬畏。敬畏自然与生灵，珍惜水中的生命，择大留小，纵小鱼复归碧水；不贪满盈，留生机长养清波。这一放一留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亦是对生态的惜念。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，领悟生命的美好，懂得谦卑与包容。

一竿风月藏山水，垂钓之间悟人生。钓鱼的乐趣，是山水间的浪漫，是等待中的惊喜，是骨子里的从容，是心底的安宁。持一杆鱼竿，赴一场山水之约，在浮漂起落间，品生活百味，悟人生真谛，在慢时光里，遇见最从容的自己。



## 多闻草木少识人

□ 游小游

在北方，春天是最短的季节——像一篇美好的故事，刚开个开头，就被风翻到了最后一页。

春天是个急性子，从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到“落红满地无人扫”，不过是一场轻雨的工夫。

红粉暗随流水去，园林渐觉清阴密。簌簌无风花自堕，寂寞园林里，柳老樱桃过。

就连一向雍容的牡丹，也垂下了华贵的头颅，露出一副慵懒倦怠的模样。

周末黄昏，难得偷闲，我去附近的公园走走。

公园水边，杨柳拂风。一排高耸入云的花树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。

这个时节，百花都在交卸春妆。可这种树，却开得异常繁盛——仿佛春天把最后的力气，都攒给了它。

笔直的树干，棵棵参天，淡粉色的花，开在仰望的高度，像一簇簇悬在空中的云。

我凑近了，仰起头，把相机焦距拉到三倍，仍旧拍不清一朵花的清晰容颜。

那花形似铃铛，又像小酒杯，在百花凋零、化为尘土之后，依然保留着春天的清新模样。

查了网络才知道，它叫楸树，人称“百树之王”。民间有谚：“千年柏，万年杉，不如楸树一枝桠。”足见其木材质地之佳，气格之高。

原来，这树不只是好看。民间自古便有“楸树开花，带福还家”的说法，花开时节，人们到树下祈福，祈愿富贵与好运降临。

楸树花寓意美好的爱情与生活的顺遂。花语是美好、忠诚、善良，像极了个不言不语却始终守在你身边的老朋友。

难怪在古代，楸树还被当作财富遗传子孙，寻常人家若有一株楸树，便是一份殷实家底。

苏轼有诗：“楸树高花欲插天，暖风迟日共茫然。”好一个“高花欲插天”，东坡诗句果然生动贴切。

“落英满地君方见，惆怅春光又一年”，只是今日我并无太多惆怅，反倒有一丝庆幸：在春天将尽时，认识了一棵从前视而不见的树。

现代生活给了我们太多便利，也悄悄拿走了一些东西。我们识人成百上千，却叫不出路边一棵树的名字；我们日理万机，却理不清内心丛生的杂草。

草木从不言语，却把荣枯开落都活成了道理。人世间熙熙攘攘，多少纷扰，不如向草木借一点沉静。

草木润性，拂尘乱心。“多闻草木少识人，常守自在清净心。”

感谢这个暮春的黄昏。让我遇见一棵树，也让我重新看见自己。也许从今往后，该放下手机，多走走路，多看看花，少纠缠于那些消耗心神的人与事。毕竟，草木无言，却能治愈；天地广阔，足够安放一颗尘劳的心。



## 用笔墨传承古都邢台深厚的文化底蕴

□ 化一 丹然

在“商族之源，祖乙之都，邢侯之国”的邢台大地上，邢侯文化如同一条奔流三千多年的文明长河，承载着古都邢台人的血脉记忆。

邢台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，地处冀之南，太行之东，运河之西。清风楼的古韵新貌，邢台博物馆的古金珍藏，井方的农耕文明，到今天的百泉喷涌，如同历史的见证者，静静地诉说着邢台曾经的辉煌与沧桑，我们在聆听中感悟时代的变迁，感受智慧与艺术的交融。

### 追寻古代神秘的邢国

公元前1438年，商祖乙由耿（今山西河津）迁都于邢，开先商之源。西周初期，周公第四子姬苴（靖渊公）于邢地封侯，建立邢国。

追溯从“井”到“邢”的渊源，揭开邢国的神秘面纱。“邢”字在商周时期为“井”，在邢台博物馆“井地长风”馆中，可了解到“井”是如何演变为“邢”的。“井”在《康熙字典》里释曰：“穴地出水曰井。”古邢台泉水遍地，水草丰美，形似天然水井，故称“井方”。1992年，邢台市南小汪遗址出土了一件带有“邢”字的陶器上，“井”字加“邑”字，下面一“土”字。临城出土的青铜戈、河南温县出土的陶片上也有相似的“邢”字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命丞相李斯以小篆统一全国文字，选定“井”“邑”合成一字，去掉下面的土字，简化为“井邑”。又经汉隶和唐楷的书写演变，成为今天的“邢”字。



中国画《召公相城》 邢立青 作

### 邢侯簋见证邢国历史

一尊青铜器的发现，见证和记载了西周邢国历史事实——邢侯簋。1921年邢侯簋出土于邢台，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。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展览会上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和傅振伦二位专家应邀携展品参加，在现场被一件青铜器吸引。他们仔细端详这件青铜器为簋形，内底部有铭文，在请求同意后，拓取了铭文进行释读，发现是记载西周邢国历史事实的邢侯簋。

邢国作为一个侯国，在西周时期大名鼎鼎，经过了刀光剑影、金戈铁马的岁月后，消失在滔滔历史长河。邢国离我们很远，没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文字佐证，只有史籍里的只言片语和一些象征邢国符号的推测。

### 用笔墨记忆历史

邢立青，现为河北国画院副院长，是一位在艺术之路执着深耕并与探索责任相肩而不

懈努力奋斗的画家，其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精湛的技艺上，还彰显于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之中。

成长于邢台的邢立青，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对家乡的历史遗迹、民俗传统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梳理，将其融入艺术创作之中，笔法娴熟洒脱、墨法晕染精妙、作品质朴深邃。为展现古都邢台的文化底蕴和传承这历史的记忆，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将此与中国画的笔墨相融合，用精湛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气势磅礴的大幅《邢国印象》画作，并以此为代表又创作出了《召公相城》《封山大典》《邢国重器》《齐桓公救邢》等反映邢台历史悠久的系列国画作品，并荣获了邢台市文艺创作“扶植奖”。每一幅作品，都凝聚着邢立青的创作心血，及背后蕴藏着世人了解不多的历史故事。这正是邢立青要用饱满笔墨古韵的中国画形式，去传承古都邢台深厚文化底蕴的初心，充分展现了一个画家的责任和担当。